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一
孟子 滕文公下

113
863
21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一

朱世椿爾遐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東萊門人尹士傑漢三全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章全旨

通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首節是陳代欲孟子枉已
以有爲下是孟子謹言已不可枉而枉已不可以
有爲也齊景公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破他今一見之
意言不見諸侯正士之大節所係豈可視之以爲小且夫節
言存此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利不可爲昔者趙簡子
至枉道而從彼何也言枉尺直尋君子所羞爲且子過矣二
句又言枉尺無能直尋益以
見枉尺直尋之不可爲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多士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

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

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泰序戰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不肯

枉見諸侯此固守身常法以代觀之安若小節然使今日但

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為伊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

管為晏而以其君霸得志建功將在于此且志曰枉僅尺而

直則尋此屈小而伸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

伯王之大伸宜若可

為而不必過執也

析謙小然以僅僅自守言今見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

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

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

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泰序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于義不當往耳昔

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不至公

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有志之士能固窮者也常念棄在

溝壑而不恨有勇之士能輕生者也常念喪其首而不顧虞

人可謂志士勇士矣夫孔子何取于虞人有若是哉取夫虞

人以非其所招之皮冠而即守死而不往也況君子守道非虞

人守官比也如並不待其招而自往見是失

其所守矣果何謂哉君子義不出虞人下矣

析講此引虞人不往非道之招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及

枉尺直尋之非下三節方是凡事之語○非其招不往五字

連看屬虞人取字屬孔子○招虞人以皮冠招大夫以旌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故曰非其招不待其招而往言不待諸侯里禮厚幣以招之而自往見之也不待其招而往與其招而往其定遠甚故以此証明不見諸侯之故○告以下不可往見之意自其守義者言之也且夫節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自其不忘義以徇利者言之也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不見皮冠故不敢進○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拚了死不顧利害的意思若存得此心則人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此招字即梁惠主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招非不召臣之召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參序夫君子出處之際惟知有義而已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為所失少而所得多此以圖利而言也如以利言而有

心計之則雖枉尋直尺失者多得者少至于喪節敗名而可以邀些微之利焉亦將不顧王義而為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析講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反其言而詰之陳代謂往見是枉尺伯玉是直尋失少得多宜若可為孟子謂往見是枉尋伯玉是直尺失多得多斷不可為亦可為與與客若可為兩下緊相對照○亦可為與此究徇利之心以見其必不可為非較利之多寡而不可為寔較義之屈伸而不可為耳○此節全就枉尺直尋句言之正意在外○麟士曰始論大小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與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輔氏曰人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士君子一身所關甚大若輕身往見則喪節敗名所枉者多矣雖有建功業處亦不過直尺之利耳則枉尋直尺而利句暗照此意講自明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牆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發奚不能也貫習也

泰序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臣名奚者御車以田獵乃終日之久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于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爲乘彊奚而後可乃一朝之間而獲十禽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簡子曰既爲良工我使專掌與汝乘遂使人以此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始吾于奚也爲之範我法度以馳驅彼不能左右迎射乃終日不獲一繼吾廢法而爲之說道與禽相遇彼纔會迎着射夫一朝而獲十車攻之詩曰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即中有如手破物之能此射者與御者一法相成君子之事也若奚必廢法俛中小人之事也我平日只知有法不

習慣與小人御請辭掌乘之命

析講王良輕輕敘過重在我不慣一句正意又在下節見之○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言其能不忘義以徇利○謂王良想是簡子使人謂之吾爲範我馳驅至不貫與小人乘似不是簡子

對面語。詭遇者因奚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車左有以迎之也引詩言射者未嘗資御者之廢法而目循法而中此巧力俱全便是君子之所為變矣反是故曰小人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一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夫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參序以王良觀之不過御者且羞與射者同意為比推其心若以比而得禽獸毋論一朝獲十雖若使丘陵之多御者亦弗肯為之也其不為枉尺直尋如此如以士君子之身杜

其自守之道以從彼諸侯而見之果何為也吾意王伯可成不過丘陵之禽獸耳而羞弗可免也是向者王良之所謂也此則無論枉尋直尺不為即枉尺直尋而亦不可為也明矣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表率必能正已方能正人若夫枉已以從人則已先不直決未有能直人而得伸其用者也是則枉尋並無尺之直矣伯王之業豈能成而不見諸侯豈小節哉

析講丘陵弗為又與第二節亦可為與緊相對照合宜若可為首中尾凡三對照。○辯士曰天下只有理義利害二種而已前所言者理義也至枉已未有能直人並利害亦破矣陳代且交語塞。○如不待其招而征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枉已則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是而可視為小節乎。○此者舍馳驅之正法而曲意阿比之也此而得禽二句推其羞比之心。○枉已者二句言身不行道必不能行之干人也。○此節言王良且不肯徇利而自屈其所守如何使我為之末三句言所守一屈決無能伸之理更提頭自為一條

景春章全旨

此章首節景春以大丈夫過許儀衍二節孟子斥儀衍不足為大丈夫末節則詳言所以為大丈夫者以曉之總之儀衍所持者在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所持在道德主持自我其大小自見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參趙註景春曰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與張儀豈不成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其一怒也則游說人國構動強大之兵而諸侯弱小者皆恐懼若其安居不用詞說則天下兵革熄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太丈夫不當如是乎
析講一怒即兵連安居即難解游說便是一怒不游說便是安居○公孫衍號為犀首秦主之孫故曰公孫犀首官名如虎牙將軍之類○大全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史記云衍魏之陰晉人

也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魏魏主相儀犀首弗利今人謂韓公叔曰儀已合秦魏矣魏主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初果相魏張儀去○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恐秦之攻諸侯敗從約念其可用子秦者乃使人誘致張儀而激怒之後陰使人資以車馬金幣儀得入秦秦惠主以為客卿儀德舍人舍人告以故儀曰此吾在術中而不覺吾不及蘇君明矣為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餽寧渠能平後儀卒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處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參太全孟子曰是一怒安居之為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加冠也父則命之而責之以成人之道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而示之以婦順之義嫁時母必往而送之千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汝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是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者諸侯怒敵則順其欲而說之以攻伐諸侯厭兵則順其欲而說之以罷兵是阿諛苟容而竊取權勢不過妾婦之事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析講麟士曰以順為正者二句只足上文耳二子阿諛苟容意在言外蓋二子而阿諛苟容如何為正道故加以順為正當言真妾婦也○二子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本國自未免阿諛苟容○以順二句就女子說末補儀衍○引禮重在女子之嫁上丈夫之冠句帶言之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皆是母命如勉之敬之風夜無違宮事皆是以順為正二句是孟子推禮之意如此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太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參朱子惟有人焉存心以仁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其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與規矩準繩相周旋其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秉彝循理使經權常變之咸宜其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得志而達則與民共由之出而推此仁義禮于人也不得志而窮則獨行其道退而守此仁義禮于己也是故時而富貴不能誘之而淫其心時而貧賤不能撓之而移其志時而遇威武之人不能脅

之而屈其節此其視衍儀之以睢眡側目得志于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此彼而在此也決矣子何漫稱之哉

析講此節全要說出大丈夫巖巖氣象居廣居三句是主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又描寫受用此三者的雄壯處忽分涵養操持看○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廣居禮以大中至正爲範圍故曰正位義合經權常變而共由故曰大道然不露仁義禮字面更佳○大道道字是路字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義上三者言○仁人之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于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曰正又曰大○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持身也行大道處事也體用備矣○總是德之全而守之固意以首三句爲主是盡性之事所性既全則無往而不善故具于我者隨所遇而自得至自外者隨所加而無損益所性

分定故也未句此字總承一節言如此大抱負大操持所以謂之大丈夫也衍儀安得爲大丈夫乎止與上節首句相應○由之之字獨行其道道字皆仁義禮由之謂與民共由此仁義禮也詳中所得二字即指仁義禮之道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所欲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震恐隕越故多挫其志自得志至此三句見無往不得其性而不爲境所動也朱子曰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蒙引此惟孟子能之衍儀所爲件件反此三句天下字不閒蓋皆是第一等的直到至極處○翼註大丈夫之所以大者大于性耳廣居正位大道皆性也而與民由至不能屈一皆定性之學盡己之性正與恃他人權勢者相反

周霄章全音

此章總見君子之不在道而仕也前五節因問而詳君子急仕之情末節因問而明君子難仕之故蓋急仕者行道之心難仕者守道之節寔並行不悖也重在末節以道字爲主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書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參序孟子不見諸侯周書諷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曰孔子當曰若三個月失位無君則皇皇不寧及其失位出疆而之他國必然載質以往以爲見君之禮總是欲得君而仕也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心中憂恤而不樂即此而觀而君子之仕可知矣
析講霄之問是有諷孟子不仕之意孟子曰仕句是肩下引傳及公明儀正發仕意皇皇與出疆相連看俱屬孔子言弔指自家憂恤即下不敢以寡意也○無君但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言方與下文照○按贊質也質已之誠順也卿以羔羊羣而不黨也太夫以鴈飛則成列有最幼之禮也士以雉取

不爲食誘不爲威攝也庶人以爲驚驚無他心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書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參序霄曰三月無言夫爲久也遂至于弔其于仕不太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力反武水反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紵躬素衣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

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黍在器
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所以覆器者

參大全孟子曰仕之所係有甚重者在也士之既有位而失
位也即猶夫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其國家也蓋古人最重祭
祀而祭祀必由于有田祿禮曰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散
其藉助藏之御廩以供給其粢盛黍稷諸侯之夫人乃親養
蠶繅絲纈之世婦使為黼黻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蓋
諸侯失國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能肥腍稷稍
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便不敢奉社稷宗廟之祭矣雖
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知諸侯則知士矣禮又曰惟
士無田祿則亦不祭禮言又如此蓋以士必有位始得以公
田之所入為祭祀之資者失位而無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
缺然不備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戚戚然不敢以
自安夫于常有祭一日失位便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
失位三月便廢一祭以是為卑耳夫無君似不足為卑以無君
之故至不得享其親亦不足
卑乎此古人所以不得不急也

析請不知卑在失祭只知卑在失位故不為急孟子明所以
卑之故在失祭上○諸侯耕助四句及惟上無田二句是禮
文餘皆孟子解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由失
位而無祿也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敬也重土
之失位上諸侯是引語○田作圭由尤確圭由自卿以下至
下于土之為一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田即此田更無他
田可以待祭也○耕助四句出祭義惟士無田二句出王制
○太全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于畋冕而朱黻躬秉耒諸侯
為藉百畝冕而青敔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祗稷先古以為
體醑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
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畋藉之為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耒終之粢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
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又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蚕室近山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季春朔旦君皮弁素饋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
人曰此所以奉為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因少生以禮之及

良日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
朱絲之佐黃之以爲輔敬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
敬之至也○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
固冠于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
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
審一主之后與○蒙引蚕本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縹今云
夫人蚕練者蚕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
人治內事也○禮云諸侯爲籍百畝按禮天子亦爲籍千畝
此不云者只從諸侯之失國家上說○禮記註曰縹三盆手
者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爪抓出其緒故曰
三盆手也方氏云未人之縹止于三盆猶天子之耕止于三
推○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血所以覆器者
此器與血之別○禮王制云有田者既祭又薦無田者但薦
不祭○蓋祭有專月薦無常時祭必上日薦不擇日祭有尸
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
固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宴而至干弔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參序嘗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乎矣若
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質何也又未免丁急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
其耒耜哉

參淺說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
事也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然則士必仕仕必質士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如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始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參序霄得願仕之說遂謂曰吾晉國亦君子出仕之國也未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質求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也宜其仕之易矣君子乃不且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夫仕固有仕之道也譬如丈夫生而即願有女爲之室女子生而即願有男爲之家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若以其爲父母之心也遂不待父母婚嫁之合而媒妁通好之言鑽穴隙相私窺踰牆相私通則內而父母以外而國人皆賤惡之爲其苟合也古

之人知利固之義不可廢求嘗不欲仕也又惡其去就無義進退無禮不由其道之正不由其道而往已徇人以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能免乎

人之賤哉此君子所以難仕也

析講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是霄發問本旨下則孟子示以難仕之故○願爲之有室家積父母言人皆有之是凡爲父母皆然欲字從願字生來又惡字從賤字生來○古之人與上古之人無君則弟相應○蒙引由前段則君子急于仕如此由後段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蓋忠孝之情甚殷何可不心乎仕而君身節義尤重又安得不由其道而仕豈有枉已以求合而致人之賤乎○一說未嘗不欲仕內兼孝親之仁講亦通然

單就君臣之義一邊說尤覺渾瑩

彭更章全旨

此章首節明傳食之道非暴下四節辨士有太功而當食見有道而非暴意析言之二三節是因論功而辨其失待功之宜四五節是因論志而辨其非食志之意總是明有功而當食意仁義一字最重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衆序彭更問于孟子曰今以一介之士周流歷聘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進而食于衆諸侯之國不以踰分而過于侈泰乎孟子曰君子于世辭受取于只視道何如耳非其道之所得則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妄受人如其道之所得則舜受堯之天下不得以爲泰據子泰傳食之心將以舜受天下之大爲泰乎析講非其道一段側重如其道這道只當理字看非道如道只是理當受與不當受且勿入有功無功意○泰猶云過分○傳食續進祿食也非驛傳之謂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衆序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爲泰也吾但以士于國人國無所事而宴然食其食爲不可也吾所以疑其爲泰也析講無事如未爲公卿大夫之事下文不爲農工商賈之業正更不以泰乎之意○事字註雖解功字然亦有辨且功字在下左見勿經作講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義餘也有餘言無所買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衆直解曰士果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大也蓋人
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
其美者補夫不足者以兩相濟則農之耕者只自有餘粟女
之織者只自有餘布皆積于無用而勢有所不可子如通之
則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事而食于子乃于此邪
說橫議之秋有擔當世教之人焉入則盡萃出則盡悌固守
先王所傳仁義之道使不至晦塞于邪說于以待後來之學
仁義者使有所師法以入乎道此其繼往開來有功于吾道
者甚矣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
梓匠輪輿之小而輕爲仁義之大者哉亦異矣
析講子不通士四句反言以見功之當通不重只起于如通
之三句此三句亦輕只起于此有人一段夫一通功而梓匠
輪輿皆以功而得食況其人之大有功者乎如男耕女織
是事其有功于衣食是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
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于此指戰
國異端蜂起之時人字卽下繼往開來之人是孟子自寓入

則孝四句一氣讀去指士之大有功處○孝弟自是先生仁
義之道然字面在下勿直露○字字內有閑邪衛正之意○
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
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四種人○孟子論道以仁義二字
總括之而孝弟其大端也觀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可見至曰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則益
見其功在古今矣○於此有人句極重當聖道大明時未見
關切當戰國橫議時有三人能衛真正道方見是功爲仁義
爲字重看士之功全在爲字上子何尊一句是反問他是何
主意蓋孟子非爲食辨民怨天下不能知君子之功便忽其
道而
不尊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
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參序則曰梓匠輪輿執藝以事人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君
子為仁義之道其志亦將以此求食歟曰子何以其君子之
志為哉其有仁義之功于子理可以食則稱其功以食之而
已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以其志之所而在而食之歟抑其功
之所而在而食之歟更曰食志當因乎其人之所求也
析講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劉上玉曰
前說無事而食不可此又曰食志不論功下
又不食歟在畫墁何自相矛盾也更直窮矣

日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中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武安
反子食

之食亦音嗣 ○墁墁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
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
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參序孟子又謂之曰子固食志矣設有人于此毀子之瓦畫
子之墁無功而有功如此但願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吾不食之孟子折之曰然則子非食志者也而食
功也夫食必于有功而土有功于斯道乃以為

無事而食不亦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析講麟士曰毀瓦畫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瓦畫墁者之
志亦將求食何以處之蓋其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畫墁
比毀瓦一般墁好的墁墁無端畫墁自可厭○饒雙峰曰當
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墊
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今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
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
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齊有所養亦是先主之澤未泯

萬章章全旨

此章孟子極言王政之無敵首節萬章疑宋行王
政而受制于人中五節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于
天下湯行王政只在弔民二字武王行王政只在取殘一字
講二段全要體貼四海之內皆望以為君意
末節言宋不能行王政也主意全在末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主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參序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伐暴安民以行王政齊楚惡其不利于已乃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始可以行王政而不受制于人

析講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創平亂畧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仁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趙注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章意謂宋征伐鄰國便是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故以為行王政不知宋只是興兵圖霸而

又不自諒其勢之不敵所以卒見滅于齊楚魏也

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章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樂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主偃四十一

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李反盛音成往為之駕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

乎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參序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乎試以湯觀之湯宋之先祖也湯為諸侯時居于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祀先大典也何為不祀葛伯託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遺之牛半以供犧牲葛伯自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葛伯託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衆往葛而為之耕亳之老弱者饋食以食耕者葛伯不念其代耕之勞乃率其民要其所饋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視餉耕者正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析講自湯居亳至往為之耕言湯仁乎葛也自一弱至仇餉是葛得罪于湯也此節輕全為下文行師張本○大意重誅君用民見湯之能行王政處○孫疏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平陵有葛鄉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參序夫暴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但見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有利于天下下也為匹夫匹婦復其罪殺之仇也析講匹夫匹婦泛指小民不專指童子父母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參序書曰湯始征自葛載從此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曰奚為其征獨後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惟恐其不速至也及其既至商安于市而歸市者亦不止農安于野而芸者亦弗變誅其有罪之君弔其無罪之民賞其時如時雨降而有以慰民之望民皆大悅書又曰侯我后我后来其庶幾無虐政之罰乎蓋其大悅有如此此

此湯以七十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
析講自湯始至後我皆書詞民之望之一句釋書意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大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又引書証民之大悅○大全趙氏憲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党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龜同玄黃幣也綏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參趙注湯之後有武王矣再以武觀之書云有所助紂爲虐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爲士女之害于是東征以安厥士女但見士女于是皆匪厥玄黃各有所執往而言曰昔事殷今繼事我周主望見休美于是皆心誠臣服無不思念執臣子之節附就大邑周也觀書所言是武王東征一舉而民心愛戴商之在位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周之君子商之在下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各有執以成其類也民之悅武王如此果何爲哉蓋以商紂暴虐民皆陷于水火武王東征

之師救殷民于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不濫無事而已矣無他故也

析講有攸不爲臣一句邇東征之由匪康玄黃一句狀民情之悅紹我周主係士女之言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以上皆書詞其君子以下倒釋書詞周之君子指將師言周之小人指士卒言其君子二句應匪康二句救民二句應東征二句取殘推言武主所以得民之故○大意重救民取殘見武主之能行王政處○麟士曰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來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興言武主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此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黎序然所以取殘者果何以見之書太誓有曰我武主威武惟揚侵于紂之疆界則聲罪致討取其殘民者誅之而殺伐

之功用以張大此于湯之放桀除暴救民又有光焉蓋武王取殘有如如此武主以百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析講引書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証上文取其殘之意也于湯有光只是同有休光之意○武取湯子癸之天下而反曰有光蓋湯武同心伐暴有武而湯之心事益白也此說亦有見存之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黎序觀于湯武而知今宋所行惟不是王政云爾苟如湯之爲匹夫匹婦復仇如武之救民水火以取殘以行王者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宋爲君而有後我之怨幸黃之迎彼齊楚雖大必不能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又何畏哉

而乃切切然惡而伐之之為慮也

析講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折之詞非逆料也苟行王政以下
是因湯武而舉論之非望宋之行王政也湯武
行王政何曾爭大小齊楚雖大正材殺他小字

謂戴章全旨

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廣進善類上節是喻下節乃
正意相形照應總是言其所以善君者在廣于進
賢也不可謂上節主專下節主衆○真註說今子欲王之善
便知其王未必即善與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即此一念
在今日之大夫中良不易得故特廣其識以成
其志有楚大夫節是借教子以喻君之行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參序孟子謂戴不勝曰吾觀子之事王亦欲其志仁當道以
爲善歟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蓋臣之欲善其君猶父之欲
善其子也譬如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舍俳僂而爲齊中夏
之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
齊人傳之曰傳之以齊人誠是矣然一齊人傳之衆楚人于
其旁咻之則雖難雜選所聽不專積習難變雖日撻而求其
子之齊語也不可
得矣若引其子置之齊莊嶽之間且數年
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多聞習見久與俱化
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況善君乎
析講齊語平正喻爲善楚語俳僂喻爲不善一齊人四句喻
下節末一段引而置之三句喻下節首一段置之莊嶽則傳
之專而不咻于楚人遲之數年則傳之久而不迫于一日○

兩喻重下一段置之。若嶽見得習見習聞無非齊語正與下皆薛居州意相影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身。參序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是必能以善引其君者也多方引進使之居于王所可謂得以人事君之義矣但王所非一人也誠使在于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寡衆尊而秉衡其人之善皆如薛居州也則衆正盈廷所聞者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則讒諂並進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于雖欲為善又誰與之然則今日子所使者居州

雖善特一薛居州耳傳之者一而昧之者衆群邪害正孤忠無與獨能如宋王何哉子其廣善類進同心以成善王之道焉可矣

析講善君亦重皆薛居州一邊方得本旨。在王所兩段是論其理且圓活過到。一薛居州二句方着定歸不勝身上。○看節內調字使字可見居州是不勝所引也。○大全蔡氏曰朱孟子此意一定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于國者故孟子肯以此欲其旁招群彥使忠賢畢集庶幾成王之功非責其引居州無功也。○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君子且不能安其身其如正君何

公孫章全旨

此章總是不見諸侯之義古者一句乃一章之大旨主筆重說下三節正是明不見之義段于木泄柳皆守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子家法其譏評如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輕見諸侯矣不為臣不見正答也下二節言亦不必為已甚如追跡可見孔子先為之矣但士自有節不可論于卑賤如二子之所譏也通章意即如此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參直解公孫丑問曰君子以行道為心必欲得君而仕今天子不肯往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士未仕者不

曾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自重之道也

折講未為臣則無官守而不得律以君臣之分故自重其身而不往見此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

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而避之魯繆公時又有泄柳是不為臣者繆公往見則開門而不納是皆守不見之節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往見耳如君往求見誠意迫切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若不迫不見也可以見而猶不見二子之高亦二子之過也

析講是皆已甚勿太貶二子只見古人之寧過于守義如此亦通○迫斯可見輕帶言○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

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段干本居于魏守道不仕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以禮待之出過其廬必載後車

段干木學于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請相不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見之○繆公

聞子柳賢往見之問門不納曰吾聞君子其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

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之榮也○此重說二子之非見士必遇文侯繆公之君則不見方為已甚是乃無傷于見者耳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王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參趙注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一昔魯陽貨欲召孔子來見已而又惡人以已為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所賜于士士不得拜受于其家則往拜于大夫之門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孔子士也貨于是窺孔子偶出在外而饋孔子蒸豚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心不欲見陽貨亦視其亡也而往拜之夫貨雖矚亡而饋然其饋也亦禮之先加者也孔子雖矚亡而拜然其拜也亦禮宜往見者也當是時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往見之若不先則不見也此孔子所為得其宜也

析講論語饋豚此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存疑孔子瞰往拜是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陽貨先要看先字若非彼以禮來孔子豈輕身見之哉○蒙引貨本陪臣而執國命僭以太夫自處故註云云孔子奈何亦以太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以避答之意○彙解雖重在往見上然非陽貨先則豈往見仍當歸重不輕見意方合本意

曾子曰負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虛業反
赧奴簡反

魯肩諂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入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各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

人禮義之中止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令參若不當見而輕見之不幾為聖門高弟所譏乎夫曾子子路學孔子之學者也曾子嘗有言曰吾肩詭笑勞其體以煩人其勞苦過干夏月治畦者子路有言曰與人未嘗深交不相契合而強與之言以邀其寵澤言則言矣觀其色則心慙而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之人非由之所知也由是二子之言觀之既惡側媚必能以禮自閑既惡強合必能以義自制則君子平日之所涵養氣節者皆光明正大直道不阿可知已矣此皆得孔子受禮之教者其不為諸侯之臣必高不見之節也寧待問哉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析講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是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君子還照註指一子不必作孟子自寓說○養字如養高養重之養舍不見諸侯意迫斯可見豈得不見却不是由不見又說到見上去于首節明答反說開去了乃是于不見中說个見處見處仍是不見也觀末節收意便知○首云古者不為臣不見故下節節皆以古者之事之言歷引以証之○曾子是憐之而譏之子路是惡之而譏之孟子引一子之

言見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二子之所譏者無異矣與首節意緊緊對劍

戴盈章全旨

此章總見革弊當決意通章以非義二字為斷首節盈之知弊而不知革一節孟子先設喻以曉之三節知字速字俱重蓋因其明而教之使勇于革弊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由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余序戴盈之曰什一而賦關市譏而不征古仁政也我今欲于農行什一之法于商去關市之征但積習已久今茲時勢尚有未能驟更者請先輕之不至重困商民以待來年然後舉重斂關市之征盡已之何如或亦革弊以漸之道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

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合參孟子曰此如攘雞之說矣今有人每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取非其有非君子所為之道攘雞者曰請從此損之改日攘為月攘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夫日攘非義月攘豈義乎來年可已今年不可已乎子之欲輕取于今日而革弊于來年也何以異于此析講弊政取非其有類于攘雞攘不即已與弊不速改同歸不義故以為喻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參序夫子之欲去重賦與厚征者亦以為非義也使不知其非義猶無足怪如已知其非義必在所已斯速已之矣何待來年夫非義尚能安之于心而待時乎願子太夫勿以攘雞

貽誦可也

析講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等語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非義二字痛切○蔡氏曰此論義不論利害也既知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待則仍是不義何貴于知○真註此節只就正意說不必兼攘雞

公都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扶持世道之心予豈好辨一句乃一章之大旨天下之生二句又是不不得已而好辨之由中間歷敘治亂或由氣化或由人事而撥亂為治則非聖賢不為功而昔者以卜總結之見三聖人皆不得已而有為指歸在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正不得不辨處末節又公其責于人也自堯舜以下凡四變而愈趨愈下始而洪水猶氣數也至暴君代作云云則人事俱失矣然猶上虐下也至桀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無君無父者猶止于一身亂賊也至楊墨遍天下則天下皆亂賊而率獸食人將相食視前數聖人又大相懸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孟子到七雄世界全憑口舌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一世之能言者俯仰于古孟子最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參大全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論辯以求勝于人敢問好辯何故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哉有不能相安于無言不得已而言者也何以言不得已也夫天下自生民以來久矣非一世矣其間氣化在天者或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事理在人者或得焉而治失焉而亂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救失扶衰反亂歸治耳君子倘處亂世其能默然無言乎析諸不得已而在維持世道上○一治一亂此章之綱領下文節節應之兩一字見循環之意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

水者洪水也洛音降又胡貢胡上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管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參通義且以生民以來之一治一亂者言之如堯先洪水為患及當堯在位之時其水壅塞而逆行者至于橫流汎濫于中國水盛則龍蛇居民之地而民患水避之故無所定居其地之卑下者于樹上架木為巢以居猶鳥之巢也其在高原之上者鑿堦而營度之以為窟而居處猶獸之有窟也書舜有言曰洛水警余彼舜所云洛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也此氣化未開人事未施而天下亂也析諸大全輔氏曰此一亂統由乎氣化○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洛水自係乎氣化

而曰警余。余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爲一治也。○警余二字便是舜不謫于氣數處便是于聖身任世道幹旋治亂的源頭。○麟士曰洪水爲主海水証之不要倒看了。○洛水警余舜言此已在神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時亦自爲追述禹功而敘言之耳勿曰洛水警余故使禹治只作洪水一語可耳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

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參存疑洪水汜濫便蛇龍之所都也二治者相因爲害堯憂洪水之爲害而舉舜使禹治之禹于是掘地去壅塞而注之海以除水害驅逐蛇龍而放之菹以除物害由是水循其性乃由地中行不復汜濫地上即今江淮河漢

是其處也水不復爲災則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遁則凡鳥獸之害人者皆消然後中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不至上巢下窟而稼穡明倫由是樂生焉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治也

析諸大全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有爲以人事挽回氣化也○使禹是舜使然舜亦是承堯命使之也○掘地二句是禹用功處下四句以成功言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帶言勿乎對○味是也一字乃指今日安流者正見當時禹功也此節承上說見禹承命治水不得已而任其責○玩然後二字當時不知費許多精神方有成功○險阻二句是過脉語乎土而居與民無所定三句應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目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參序夫堯舜之時天下治矣然又不能以常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正道衰歷夏與商之間暴君代作壞民之宮室以為汙池使民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至于後害民之邪說害民之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愈多而禽獸且得其所依而交至為害及紂之身愈為不道天下又大亂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

析講此二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按此節自暴君代作至使民不得衣食是下截曰代作非一也已槩夏商言之省敘也邪說暴行又作至末為一截邪暴園囿等即連下屬紂矣曰又作是對前代作言也存疑對前一治而言是代作內之治也園囿等即上截之說而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此前又甚蓋紂為極惡大亂也邪暴有紂與飛廉等則禽獸至即虎豹犀象等也又大亂又字即上又作又字惟其又作所以

又亂此節節次如此方句句字字清出○慶源輔氏曰紂弑後其間如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亂極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紂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及虎豹犀象之害也○邪說所以濟暴虐之行者蓋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作如王安石推行新法必假周禮以文之可見陛下節制與飛廉看則邪說當屬飛廉等而暴行當屬紂也饒雙峰曰如李斯阿二世督責書是邪說二世行督責是暴行此是人害園囿句則物害又因人害而生邪暴既作民害已甚暴君恬不知改其園囿汙池如故于是以禽獸寔其害民之食擾民之業而民害甚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

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泰趙注周公相武王以除暴救民乃誅紂奄在東方國大無道特伐之三年乃得其奄之君而討之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凶也滅與紂共為亂者五十國驅紂圍內虎豹犀象而遠之人物之善既除天下亂極思治之心于是得遂而皆大悅皆周公相武王以安天下之功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佑助開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不偏之道而又周全盡美無二之或有缺畧也凡此文武貽謨孰非周公輔相而撥亂為治以成之者乎此一治也

析講大全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然只重人事上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乎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懲之法無一之或廢廢夫然後可以為無缺○周公相武王是大旨誅紂至五十國是除小害驅虎豹句是除物害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

幸虎豹是紂所賣之異物天下大悅悅其除人物之害也○

引書重承字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啟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謨謀也文王始謀造周烈業武王功成業就咸

字貫下咸正者事事出于正無缺者事事極其密以上撥亂為治重在周公上與下兼秉狄句應○史記云飛廉雖項之

裔其子惡來俱以材力事紂○書旨文武並重此引書宜重

武王而本意則專重周公蓋武王有繼承文謨之心而周公

則相武王以成其烈而終文王之謨也○新安陳氏曰商末

大亂武王周公及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不得已而有為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殺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參序周世治衰而不振文武之道微而不明于是權謀詭詐反常道理之說與夫僭竊奸宄悖倫亂經之行又乘之而作以臣而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父者有之此暴行之尤

者也人一亂也

析講弑君父即暴行之極此禍亂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
○大全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
百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
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燮典庸禮命德討罪其本要
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政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合參孔子有心世道懼正道滅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
之文以寓王者之法其筆削所及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

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奉行天子之事也惟春
秋為太子之事所以孔子曰春秋之作子非得已世有以心
知我者其惟是春秋乎世有以迹罪我者其亦惟春秋乎益
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主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
大明于世也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
陟賞罰之柄託于微言也然知我罪我雖不同而春秋是非
褒貶之法無不昭于人心垂于萬世使亂臣賊
子皆知所儆此一治也此一治純乎人事也

析講懼字正是不得已處千古血脈相傳在此春秋本魯史
而孔子之筆削褒貶一真文武之憲章故曰天子之事所以
還本權于天子也不可說託天子之權○問春秋罕言何為
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道理光
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潛室陳氏曰此聖人以
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太用雲峰胡
氏曰集註前言武周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
孔子春秋之功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知孔子者以其
明王迹而諷其苦心罪孔子者以其明王制而罪其然已此
見春秋之足以明王法而孔子可以少舒其懼也○未予只

中說知罪甚渾，註皆推明其意，要者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狃着天子之事，一句說下，下亂臣賊子懼，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春秋後之亂臣賊子也。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故註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云云。○蔡氏曰：天子之事謂皆周天子賞罰子奪之事，所謂王迹也。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侯皆奉天子之令，其史亦皆紀天子之事。至東遷後，王迹既熄，列國史書止書本國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夫子奉周禮王法以律當世，其筆削褒貶仍是紀天子之事，一般使天子威令復行，紀法再明，非若列國之史自紀其事而已。○道有是非法有賞罰，孔子有是非而無賞罰，而紀以是非代賞罰，其善而為王法所必賞者則褒之，其惡而為王法所必罰者則貶之，所謂奉行天子之事而非竊天子之權，看明事字便知其非僭所云罪我者不過自亂賊之不得僭而罪之耳。○新安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于有言者也。○彙解傳曰：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死者指夫子以前之臣子而言，生者當指夫子同時之臣子及後世之臣子而言。若專指夫子以後之臣子則罪我與懼字俱無着落。○春秋時史權甚重，卿大夫亦甚畏之。觀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貶伊戚。書崔杼弑其君，南史執簡以佐，可見當時甚畏史書，故亂臣賊子懼之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華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

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余達說孔子既沒聖王久已不作故無以肅紀綱而維世教列國諸侯力戰相爭放恣于法紀之外于是異端之處士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于下如楊朱墨翟乃橫義之尤者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于楊則歸于墨是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則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于路人足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本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夫楊墨禽獸之教如此正所謂橫議也以此率人其爲道當何如耶昔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日楊墨之害則有甚于此者矣楊墨篇我兼愛之道熾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著是邪說誣惑斯民而仁

義遂爲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此氣化衰人事大而天下亂也

析講聖王不作一句是處士橫議之由楊墨是橫議之尤者楊墨四句是言橫議惑人之廣爲我六句是言橫議滅倫之害較之顯然私君父者其害尤酷○按此條在禽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卽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六句起下不承上後率獸獸字定指楊墨不是空議蓋楊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卽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後必至人人之心壞而大亂將起相戕相賊于無窮矣非人將相食而何○聖王不作三句相承說下而歸重在處士句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于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又將視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乎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乎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充塞猶言蔽塞言仁義

之正道皆不明于人心也○一心俱是邪說只知有爲我兼
愛不知有真仁義遂爲阻絕矣是邪說三句一串說○存疑
無父無君是據目前說率獸食人二句方是流弊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
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
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
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止閑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參序世道之變一主于此吾以此深爲天下懼于是閑衛先
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大明于世不爲異端所害于楊墨之
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其爲非而彼之爲邪說者不得起以誣民此予衛道之心
也蓋邪說之作俱爲橫論定本于心術作于其心則日用舉
止皆悖于正而害于其事害于其事則世道紀綱俱反其常
而害于其政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聖人復起不易
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

天下何由而治乎此則人事之不可不盡者也

析講懼字從孔子懼懼字來先聖之道即堯舜周孔之道閑
衛也峻其防也須承好辯來距放俱閑內事○閑距放三字
相因欲閑故距放正所以閑之寔也○作于其心四句甚言
邪說之不可不閑當以作心句爲主蓋自孔子以前亂在人
身孔子以後亂在人心故孟子以正人心爲急急也○以上
轉亂爲治重在吾字上與下我亦欲節相應通上八節總重
在此二節○太全胡氏曰前云此又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
同此云是亦一治也二子之功與孔子同○懼者懼仁義之
良漸滅而先聖之道終于不著也楊墨損其人淫辭指其言
乃浸淫四出以蕩惑人心之意邪說則二氏之總名閑距放
相因譬如寇自外侵防守城地是閑因距敵放逐此寇是距
放不得作以成功言距之放之斯不得作矣事總是父子君

臣之節自所在而政則其本綱也事與政害則俱害不分先後末句是言其害之必然也○存疑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新安陳氏曰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參序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洪水則人得平土而居而天下平則天下微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賊人物之害除而百姓寧則百姓微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以明太義垂法戒而亂臣賊子懼則亂賊微孔子不能正也此天下治亂賴三聖人之功而三聖人所不能已于當世如此析講此節見三聖人不得已而有為有言皆為世道立功非好勞也總結上文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參序詩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敢有承而當我者此詩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夷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之者也有世道之責者可坐視其害而不知所以息之耶析講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翼註此節只重楊墨之當膺不重周公上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解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入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

故哉

泰序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欲正人心必息楊墨之邪說使不得逞其爲我兼愛之言而絕其偏說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詞以承三聖撥亂反正之功者然則予之反覆與楊墨辨者豈好爲之哉誠懼無父無君之教害人心之仁義而其流禍不可底止故憂之深言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于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之

析講此節申前開朱聖意見已亦不得已而爲人心有言總重在欲正人心以承三聖上○我亦二字緊承昔者來○我亦欲三字直貫到以承三聖者一口氣說下正人心謂使人心復歸于仁義也以承以字正人心者承之也○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三條又是總舉三聖之意而申結之也引詩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是將說已身上來故加之曰我亦欲云云以承三聖者○豈好辯一句須得申結開先聖節意○問孟子欲息邪辟諂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

必爲此紛紛而法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辟諂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知邪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辟諂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說既邪僻其行必偏諛其辭愈淫蕩設淫俱自邪說上來○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个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在當時只在私下恁的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朱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道之是知異學之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後世耳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

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參朱子小註然三聖人之道人人得而承之此楊墨之言人得而言之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楊墨者則其趨向之正必聞禹周孔子之風而興起者是亦聖人之徒也為人而不可不為聖人之徒以為天下賴哉此可見其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

析講存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以距斥楊墨也揭出言字與上好辯相照重能字聖人之徒以其心術出乎邪而入于正也方與上節正人心相應○李九我云此節是足上節意以申明已之不得已處蓋以言距楊墨吾于入且深望之况吾之與楊墨辨者而敢以自護哉予之不得已也于此益見之矣如此方得全章大旨不可徒作望人說

匡章章全旨

仲子苦節亦異端跛行之當闕者故孟子以惡能為一句斷之首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是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前段律以食稿糲飲黃泉匡章見

為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不居此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食可居者矣故章遂不復疑也○按聖賢中正之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今仲子但以不取為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是其操充不去也孟子非以別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充不去耳通章皆是就仲子律仲子聖賢中正之廉皆未及也○不必責仲子廢兄母之倫此章不重人倫上只重在不能充操上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烏下於陵同蠮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蠮蠮蟲也匍匐言無方不能行也咽吞也

參序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夫人之切于身者莫如居食仲子則居於陵之地嘗三日不食

耳亦無聞目亦無見也其貧困如此亦不求食于人適井上
有李蟠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仲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以全餘生非至廉其孰能之
析講按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夫妻為人灌園楚王遣使以
金百鎰聘為相不往○居於陵是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是
食之廉○井上有李舊植之李也李以樹言實則李之實也
食者過半言所存無幾也○陳仲子本非貧賤之子非無居
而彼不屑居非無食而彼不屑食為人所難故章
子稱之此以不取為廉而不知分別取舍為廉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
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於序孟子曰齊國之士多貪濁富貴而仲子清苦如此吾子

此必以為齊士中巨擘焉雖然據仲子而論亦惡能爭遂其
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如蚓
而後可以成其所操也其勢果能乎不能乎
析講士曰廉只是不苟取耳仲子却不取故勢有所
不能○按此惡能廉只是惡能成就他廉不是惡能為真廉
也即下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勢必不能也此一句正足上
惡能廉句○而後可亦只言而後可成其操不是言而後可
為廉也蚓無求意全不宜露着此一句下節自緊接明之○
蔡氏曰于齊國二句欲抑先揚揚中有抑惡能廉三句是斷
語乃一章末旨下皆辨其不能廉只是就仲子之廉
窮仲子更不辨其廉之是非亦見其辨難警策處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
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
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扶輿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自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參直解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若爲何蓋蚓之爲物
上而食也惟掃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蠶能一無所求于
世仲子則居必以室食必以粟有所資于人世矣既不免于
居室則必有爲之築之者矣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所從來是
廉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築與既不免
于食粟則必有爲之樹之者矣今仲子所食之粟其所從來
是廉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樹與如其
義即爲伯夷如不義即爲盜跖是皆未可知也
析講蚓之操如此仲子未免居室已不能如蚓况居食所從
來義不義未可知益見不能如蚓而操難死也○蚓字借來
見無求夷蹈借來見義不義俱不
必泥看○是未可知也重蹈下邊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參直解章曰是其居室食粟亦何傷于其廉哉彼仲子乃是

身親織屨妻手辟纊以易之而食也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
而取諸人者豈必定此自伯夷然而不出于盜跖亦甚明矣
析講身織三句見自食其力如此則亦非不義之食而無傷
于廉矣蔡氏曰章所言亦是不知而
子是以仲子律仲子下節又明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
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哉他
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鰕鰕之內也出而哇之

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各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蓋音開辟音避顙與聲同顙與
鰕同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

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鵲鵲鵲也鵲
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參序日子以自食其力遂為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
必當然者夫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兄戴食采于蕢其祿萬鍾
此自王朝常典非得之不義者也仲子所以兄所食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其兄因離其母望妻子以俾處于於陵之地其于不親之
誰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偶有饋其兄生鵲者此其交際常禮
已乃頻顧曰此不義之物也惡用是鵲鵲者為哉又至他日
其母殺是鵲也與之食而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譏之曰
是向所饋鵲鵲之肉也

仲子于是出而哇之

析讀此節句句敘至下節斷○此節敘事所以明兄之祿可
食室可居耳視至義之物為不義此所謂仲子之操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
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
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
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
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
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
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

人倫也豈有無个倫而可以為廉哉

參序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節無有可食者矣以妻所易
之粟則又食之以兄之室為不義而弗居即無有可居者矣
以於陵則又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
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併其居食而盡廢
之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充其操者也

人安能為蚓則亦可至如仲子之廉哉

析講淺說此章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釋其不得為
廉其辟兄離母人其大焉上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

之至他章乃發也○麟士曰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不食不
居而充之乎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下於陵
不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故曰惡能又曰是尚
爲能蓋寔論也○若仲子者二句正足是尚爲能充其類下
句之意與上充仲子之操則規而後可句相應不能爲規則
亦不得爲廉矣故曰仲子聽能廉是可見仲子不惟不能爲
君子中正之廉即仲子下偏之廉亦必不能充也○此節以
仲子之操律仲子一有居食即偏不義即難如規在
他人固無傷而在仲子則未爲充類也故曰惡能廉

孟子卷之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175